

4

“拔”

“拔剑!”杨青风站起身。

“拔剑!”罗文聪重复着。

“唰”,眨眼间,银白色的盲杖伸展开来,立在他们面前。

握紧杖柄,两人走出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综合楼五楼的一间教室。此时是2019年5月27日的傍晚,楼内很安静,盲杖点地后发出清脆的笃笃声,在走廊里一路回响。从这里出发,先天失明的杨青风要依靠他的“剑”,独自搭乘公交车回到远在30多公里外的家。

当天下午,“金盲杖视障奇葩成长营(北京站)”活动刚在这栋楼里结束。38岁的杨青风任导师,比他小15岁的“徒弟”罗文聪是见习导师。

4天时间里,参加成长营的12名视障大学生,在志愿者的远距离保护下,以盲杖为“剑”,独立前往公园、超市等公共场所,完成相应闯关任务。

在此之前,这群平均年龄20岁的年轻人几乎从不使用盲杖,更没有离开学校、家等熟悉空间单独出行的经历。

在我国1800多名视障人士中,同样的现象非常普遍。

**拿不起**

5月24日下午1点多,开营时间快到了。楼林昊天匆匆走在去教室的路上,同行的同学陈瑾挽着他的胳膊。两人脚步轻快、自然,本应作为辅助工具的盲杖被折叠成短短一节,拿在手中。

很难看出,楼林昊天是一个眼睛没有一丝光感的全盲人。

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,这样的场景随处可见。有时为了赶时间,视障学生还会在校园里一阵小跑。

他们对这里实在太熟悉了。因为看不见,从入学开始,视障学生便在脑海中构建“记忆地图”,多生活一天,就多一分印象。开营第一天,有学生站在学校广场的中心,伸直手臂对杨青风说:“从这里直走到头是草丛,越过草丛是篮球场。从草丛向右转的路上有一个下水道井盖,经过井盖,左前方就是学生宿舍。”

在这里,使用盲杖才是稀罕事。成长营举办期间,一位视障学生敲着盲杖往返于宿舍和校门之间取外卖,被在教学楼前集合的营员们“听”个正着。有人小声说:“没想到还真有人在学校里用盲杖。”

同样的技能可以应用在任何他们熟悉的环境。到了周五,楼林昊天会按照脑中的地图从学校出发,走进附近的地铁站,搭乘地铁回家;周日下午再原路返回。两年来,他从没出过差错。

但楼林昊天和其他11位营员能做的,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一旦走出校园或偏离常规路线,他们就失去了这种“奇特”的能力。

造成这一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,是楼林昊天们不能熟练使用盲杖这一辅助工具。成长营的第一课,就从这里开始。

相比于杨青风那根有不少划痕的盲杖,营员们手中的金属杆都是崭新的。“除了以前在盲校学习使用盲杖外,这将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拿盲杖出行。”音乐系大二学生李翔身高接近一米八,留着寸头,在队伍中很显眼。

第一项“实战”是探索校园。排好队后,李翔主动做了领头的人。寻找盲道,穿越教学楼大厅、上下台阶……在熟悉的地方,李翔走得很轻松。时不时地,他会悄悄拉高手柄,提着盲杖行走。

盲杖很轻,跟一本普通课本的重量差不多,但要拿起它,并不容易。“用上盲杖,就意味着别人知道我是盲人了。”探索结束后,李翔有些心虚地说,其他人重重地点头附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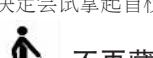
8岁前,李翔都能看到世界的样子。十多年来,他一直在消化“自己失明了”这个事实。同样后天失明的肖菱给出的理由更直接,“盲杖会影响我的形象。”清瘦的她皮肤很白,有一张小巧的鹅蛋脸,说这句话时她下意识地拨弄了一下自己柔顺的长发。即使眼睛没有光泽,肖菱依然称得上美丽。在她面前,纤细的盲杖也显得很突兀。

对盲杖抗拒的背后,是对视障身份的否定与逃避。这一点,杨青风很清楚。“你们为什么来参加成长营?”开营那天,他提问道。

李翔是山西人,来北京上学后,他很想能自己回一次家;肖菱学针灸推拿专业,按学校要求大五在校外实习时需与搭档同时上下班,但她想要更自由的时间;楼林昊天的同学突发疾病住院,这让他想到如果有一天自己生了病,都无法独自去医院……

“还为了自由地恋爱!”一位营员的答案引起哄堂大笑。这让杨青风想起了多年前自己的“相亲”,是被双方家长“关”在屋子里完成的。“他们说这样才安全。”说着说着他自己也笑了,“如果那间屋子有窗户,他们恐怕会全程观看我们约会了。”

盲杖能带来选择,还能带来尊严。正如杨青风所说,实际需求和对自由的渴望最终战胜了顾虑与恐惧,让这群年轻人才决定尝试拿起盲杖。

**不再藏**

杨青风第一次独立出行,是偷着溜出去的。

他在盲校上学时,学校规定,学生出入学校,必须有家长接送。父亲还早早就帮他想好了未来的规划:在家生活,由家人照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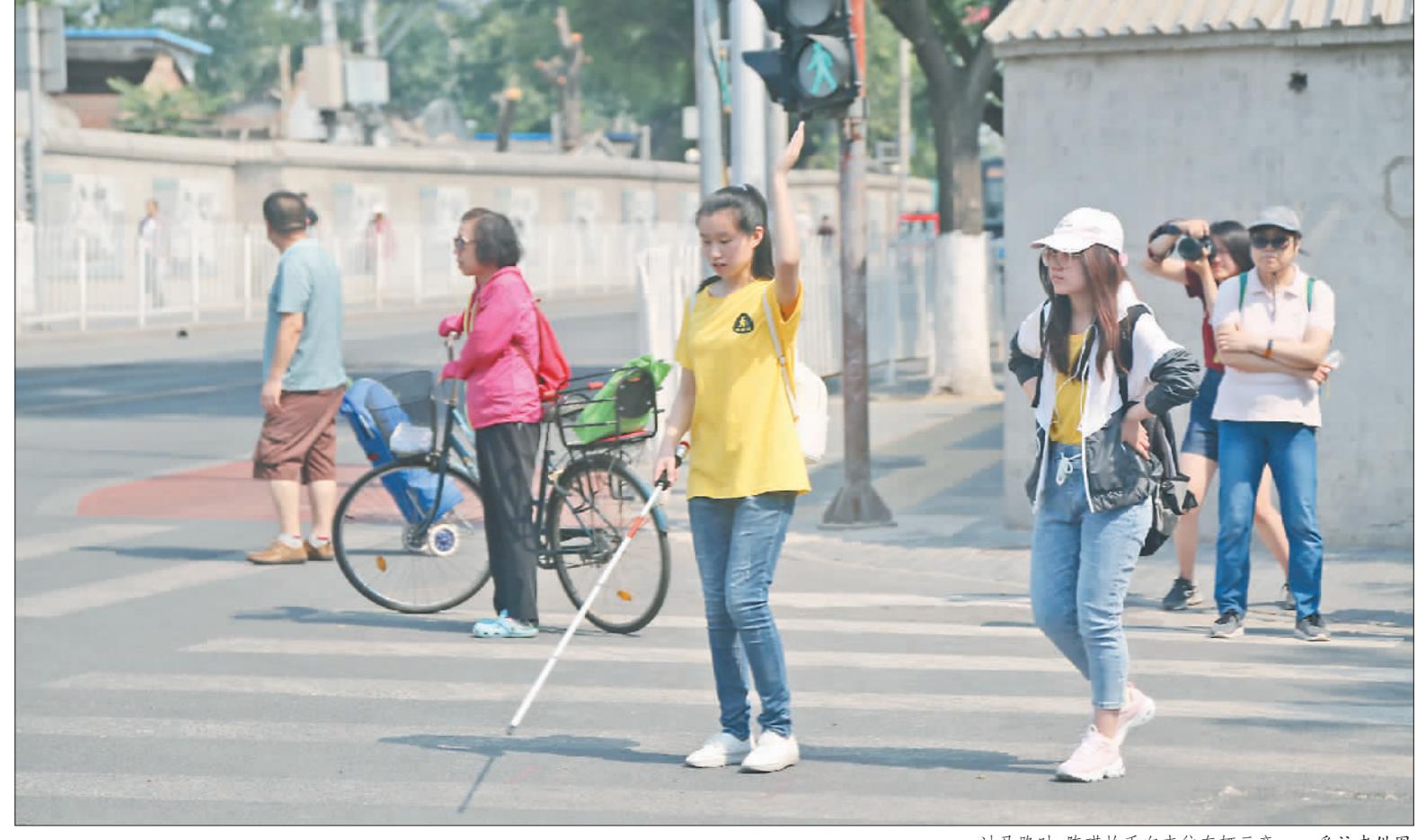
成长营里的人都有类似经历。“外面很危险!”这是他们从父母那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。大一学生戴倩倩去年曾报名“金盲杖”项目天津站的活动,接到入营通知后却遭到全家人的反对,她的姥姥说:“你这样等于要了我的命!”

按比例计算,在我国,每80个人中就有一名视障人士。但在实际生活中,除了偶尔出现在路边的针灸推拿店,人们很少能看到视障者的身影。或是出于家

□ 特稿 96**他们看不见世界,世界也“看不见”他们。****因为无法独立出行,许多视障者的一生,大部分时间只在家与工作的针灸推拿店之间往返,有的甚至极少迈出家门。****不过,总有人渴望突破黑暗。****他们拿起盲杖,把它当做手臂、眼睛,当做行走时随身携带的“剑”,见自己、见天下、见众生。**

仗“剑”走天涯

本报记者 张千 杨兆敏



过马路时,陈瑾抬手向来往车辆示意。 受访者供图

人的“好心”,或是出于自身的畏惧,大部分视障人士的一生,都是“藏”起来的。

在盲校念中专时,杨青风住校。一个周五下午,特别想家的他拿起盲杖,混在家长和学生中间出了校门,从西向东穿越北京城回到了家。同为导师的王志华更冒险。在外地求学期间,一次放假时他有意避开来接他的人,提前离校,随后独自连夜坐火车回到河北老家。

相比起来,罗文聪要谨慎得多。2016年,他的编程作品获了奖,为了从青岛出发到北京领奖,他做了一份极其实密的出行计划,具体到每一个空间和区域的转换,最终成功带回了奖杯。那一次后,他把盲杖昵称为自己的“宝贝”,“太好用了!”

导师的故事讲得精彩,营员们却首先要习惯盲杖的存在。杨青风教的“两点法”很简单:迈右脚,盲杖移到身体左前方点地;迈左脚,盲杖移到身体右前方点地,如此往复。可刚开始,李翔的盲杖总是会“拐”到身体两侧,胡乱点上四五下,才能回到正道。李翔觉得,手握盲杖,自己好像反而不会走路了。

相比起来,罗文聪要谨慎得多。2016年,他的编程作品获了奖,为了从青岛出发到北京领奖,他做了一份极其实密的出行计划,具体到每一个空间和区域的转换,最终成功带回了奖杯。那一次后,他把盲杖昵称为自己的“宝贝”,“太好用了!”

相比起来,罗文聪要谨慎得多。2016年,他的编程作品